六一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六一詩話
作者：歐陽修

版本信息

居士退居汝陰，而集以資閒談也。

李文正公進《永昌陵挽歌詞》云：“ 奠玉五回朝上帝，御樓三度納降王。 ”當時羣臣皆進，而公詩最為首出。所謂三降王者，廣南 劉鋹、西蜀 孟昶及江南 李後主是也。若五朝上帝則誤矣。太祖 建隆盡四年，明年初郊，改元乾德。至六年再郊，改元開寶。開寶五年又郊，而不改元。九年已平江南，四月大雩，告謝于西京。蓋執玉祀天者，實四也。李公當時人，必不繆，乃傳者誤云五耳。

仁宗朝，有數達官，以詩知名。常慕“ 白樂天體 ”，故其語多得於容易。嘗有一聯云：“ 有祿肥妻子，無恩及吏民。 ”有戲之者云：“ 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，載極重，而羸牛甚苦，豈非足下‘ 肥妻子 ’乎？ ”聞者傳以為笑。

京師輦轂之下，風物繁富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，良辰美景，罕獲宴遊之樂。其詩至有“ 賣花擔上看桃李，拍酒樓頭聽管絃 ”之句。西京 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，蓋在水北，去河南府十餘里。歲時朝拜官吏，常苦晨興，而留守達官簡貴，每朝罷，公酒三行，不交一言而退。故其詩曰：“ 正夢寐中行十里，不言語處喫三杯。 ”其語雖淺近，皆兩京之實事也。

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《河豚魚詩》云：“ 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飛楊花。河豚當是時，貴不數魚蝦。 ”河豚常出於春暮，羣游水上，食絮而肥。南人多與荻芽為羹，云最美。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，已道盡河豚好處。聖俞平生苦於吟詠，以閒遠古淡為意，故其構思極艱。此詩作於樽俎之間，筆力雄贍，頃刻而成，遂為絕唱。

蘇子瞻學士，蜀人也。嘗於淸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，其文織成梅聖俞《春雪詩》。此詩在《聖俞集》中，未為絕唱。蓋其名重天下，一篇一詠，傳落夷狄，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。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，得之，因以見遺。余家舊蓄琴一張，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，距今二百五十年矣。其聲淸越如擊金石，遂以此布更為琴囊，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。

吳僧贊寧，國初為僧錄。頗讀儒書，博覽強記，亦自能撰述，而辭辯縱橫，人莫能屈。時有安鴻漸者，文詞雋敏，尤好嘲詠。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，鴻漸指而嘲曰：“鄭都官不愛之徒，時時作隊。”贊寧應聲答曰：“秦始皇未坑之輩，往往成羣。”時皆善其捷對。鴻漸所道，乃鄭谷詩云“愛僧不愛紫衣僧”也。

鄭谷詩名盛於唐末，號《雲臺編》，而世俗但稱其官，為“鄭都官詩”。其詩極有意思，亦多佳句，但其格不甚高。以其易曉，人家多以教小兒，余為兒時猶誦之，今其集不行於世矣。梅聖俞晚年，官亦至都官，一日會飲余家，劉原父戲之曰：“聖俞官必止于此。”坐客皆驚。原父曰：“昔有鄭都官，今有梅都官也。”聖俞頗不樂。未幾，聖俞病卒。余為序其詩為《宛陵集》，而今人但謂之“梅都官詩”。一言之謔，後遂果然，斯可歎也！

陳舍人 從易，當時文方盛之際，獨以醇儒古學見稱，其詩多類白樂天。蓋自楊 劉唱和，《西崑集》行，後進學者爭效之，風雅一變，謂“西崑體”。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。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，文多脫誤， 至《送蔡都尉詩》云：“身輕一鳥”，其下脫一字。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。或云“疾”，或云“落”，或云“起”，或云“下”，莫能定。其後得一善本，乃是“身輕一鳥過”。陳公歎服，以為雖一字，諸君亦不能到也。

國朝浮圖，以詩名於世者九人，故時有集號《九僧詩》，今不復傳矣。余少時聞人多稱之。其一曰惠崇，餘八人者，忘其名字也。余亦畧記其詩，有云：“馬放降來地，雕盤戰後雲。”又云：“春生桂嶺外，人在海門西。”其佳句多類此。其集已亡，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，是可歎也！當時有進士許洞者，善爲詞章，俊逸之士也。因會諸詩僧分題，出一紙，約曰：“不得犯此一字。”其字乃山、水、風、雲、竹、石、花、草、雪、霜、星、月、禽、鳥之類，于是諸僧皆閣筆。洞 咸平三年進士及第，時無名子嘲曰“張康渾裹馬，許洞鬧裝妻”者是也。

孟郊、賈島皆以詩窮至死，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。孟有《移居詩》云：“借車載家具，家具少於車。”乃是都無一物耳。又《謝人惠炭》云：“暖得曲身成直身。”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。賈云：“鬢邊雖有絲，不堪織寒衣。”就令織得，能得幾何？又其《朝飢詩》云：“坐聞西牀琴，凍折兩三絃。”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，其寒亦何可忍也。

唐之晚年，詩人無復李、杜豪放之格，然亦務以精意相高。如周朴者，構思尤艱，每有所得，必極其雕琢，故時人稱朴詩“月鍛季煉，未及成篇，已播人口”。其名重當時如此，而今不復傳矣。余少時猶見其集，其句有云：“風暖鳥聲碎，日高花影重。”又云：“曉來山鳥鬧，雨過杏花稀。”誠佳句也。

聖俞嘗語余曰：“詩家雖率意，而造語亦難。若意新語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為善也。必能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，見於言外，然後為至矣。賈島云：‘竹籠拾山果，瓦瓶擔石泉。’姚合云：‘馬隨山鹿放，雞逐野禽栖。’等是山邑荒僻，官況蕭條，不如‘縣古槐根出，官清馬骨高’為工也。”余曰：“語之工者固如是。狀難寫之景，含不盡之意，何詩為然？”聖俞曰：“作者得於心，覽者會以意，殆難指陳以言也。雖然，亦可畧道其髣髴：若嚴維‘柳塘春水漫，花塢夕陽遲’，則天容時態，融和駘蕩，豈不如在目前乎？又若溫庭筠‘雞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’，賈島‘怪禽啼曠野，落日恐行人’，則道路辛苦，羈愁旅思，豈不見於言外乎？”

聖俞、子美齊名於一時，而二家詩體特異。子美筆力豪雋，以超邁橫絕為奇；聖俞覃思精微，以深遠閒淡為意。各極其長，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。余嘗於《水谷夜行詩》畧道其一二云：“子美氣尤雄，萬竅號一噫，有時肆顛狂，醉墨洒滂霈。譬如千里馬，已發不可殺。盈前盡珠璣，一一難揀汰。梅翁事清切，石齒漱寒瀨。作詩三十年，視我猶後輩。文詞愈精新，心意雖老大。有如妖韶女，老自有餘態。近詩尤古硬，咀嚼苦難嚘。又如食橄欖，真味久愈在。蘇豪以氣轢，舉世徒驚駭。梅窮獨我知，古貨今難賣。”語雖非工，謂粗得其仿佛，然不能優劣之也。

呂文穆公未第時，薄遊一縣，胡大監 旦方隨其父宰是邑，遇呂甚薄。客有譽呂曰：“呂君工於詩，宜少加禮。”胡問詩之警句。客舉一篇，其卒章云：“挑盡寒燈夢不成。”胡笑曰：“乃是一渴睡漢耳。”呂聞之，甚恨而去。明年，首中甲科，使人寄聲語胡曰：“渴睡漢狀元及第矣。”胡答曰：“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，輸君一籌。”既而次榜

亦中首選。

聖俞嘗云：“詩句義理雖通，語涉淺俗而可笑者，亦其病也。如有《贈漁父》一聯云：‘眼前不見市朝事，耳畔惟聞風水聲。’說者云：‘患肝腎風。’又有《詠詩者》云：‘盡日覓不得，有時還自來。’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，而說者云：‘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。’人皆以為笑也。”

王建《宮詞》一百首，多言唐宮禁中事，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，往往見于其詩，如“內中數日無呼喚，傳得滕王《蛺蝶圖》。”滕王 元嬰，高祖子，新、舊《唐書》皆不著其所能，惟《名畫錄》畧言其善畫，亦不云其工蛺蝶也。又《畫斷》云：“工於蛺蝶。”及見於建詩爾。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。唐世一藝之善，如公孫大娘舞劍器，曹剛彈琵琶，米嘉榮歌，皆見于唐賢詩句，遂知名於後世。當時山林田畝，潛德隱行君子，不聞於世者多矣，而賤工末藝得所附托，乃垂於不朽，蓋其各有幸不幸也。

李白《戲杜甫》云：“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為從前作詩苦。”“太瘦生”，唐人語也，至今猶以“生”為語助，如“作麼生”、“何似生”之類是也。陶尚書 穀嘗曰：“尖簷帽子卑凡厮，短靿靴兒末厥兵。”“末厥”，亦當時語。余天聖、景祐間已聞此句，時去陶公尚未遠，人皆莫曉其義。王原叔博學多聞，見稱于世，最為多識前言者，亦云不知為何說也。第記之，必有知者耳。

詩人貪求好句，而理有不通，亦語病也。如“袖中諫草朝天去，頭上宮花侍宴歸”，誠為佳句矣，但進諫必以章疏，無直用稿草之理。唐人有云：“姑蘇臺下寒山寺，半夜鐘聲到客船。”說者亦云，句則佳矣，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！如賈島《哭僧》云：“寫留行道影，焚卻坐禪身。”時謂燒殺活和尚，此尤可笑也。若“步隨青山影，坐學白塔骨”，又“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”，皆島詩，何精粗頓異也？

松江新作長橋，制度宏麗，前世所未有。蘇子美《新橋對月詩》所謂“雲頭灩灩開金餅，水面沉沉臥彩虹”者是也。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。子美兄舜元，字才翁，詩亦遒勁多佳句，而世獨罕傳。其與子美 紫閣寺聯句，無媿韓、孟也，恨不得盡見之耳。

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，尤善為詩，而多稱引後進，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。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，然公獨愛其兩聯，云：“寒魚猶著底，白鷺已飛前。”又“絮暖鱉魚繁，露添蒓菜紫。”余嘗于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，再三稱賞此二聯。余疑而問之，聖俞曰：

“此非我之極致，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？”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，而知人亦難也。

楊大年與錢、劉數公唱和，自《西崑集》出，時人爭效之，詩體一變。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，至於語僻難曉，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。如子儀《新蟬》云：“風來玉宇烏先轉，露下金莖鶴未知。”雖用故事，何害為佳句也。又如“峭帆橫渡官橋柳，疊鼓驚飛海岸鷗。”其不用故事，又豈不佳乎？蓋其雄文博學，筆力有餘，故無施而不可，非如前世號詩人者，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，為許洞所困者也。

西洛故都，荒臺廢沼，遺跡依然，見于詩者多矣。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，云：“日上故陵烟漠漠，春歸空苑水潺潺。”裴晉公 綠野堂在午橋南，往時嘗屬張僕射 齊賢家，僕射罷相歸洛，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，惟鄭工部 文寶一聯最為警絕，云：“水暖鳧鷖行哺子，溪深桃李卧開花。”人謂不減王維、杜甫也。錢詩好句尤多，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，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。

閩人有謝伯初者，字景山，當天聖、景祐之間，以詩知名。余謫夷陵時，景山方為許州法曹，以長韻見寄，頗多佳句，有云：“長官衫色江波緑，學士文華蜀錦張。”余答云：“參軍春思亂如雲，白髮題詩愁送春。”蓋景山詩有“多情未老已白髮，野思到春如亂雲”之句，故余以此戲之也。景山詩頗多，如“自種黃花添野景，旋移高竹聽秋聲”，“園林換葉梅初熟，池館無人燕學飛”之類，皆無愧於唐诸賢。而仕宦不偶，終以困窮而卒。其詩今已不見於世，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。其寄余詩，逮今三十五年矣，余猶能誦之。蓋其人不幸既可哀，其詩淪棄亦可惜，因録于此。詩曰：“江流無險似瞿塘，滿峽猨聲斷旅腸。萬里可堪人謫宦，經年應合鬢成霜。長官衫色江波緑，學士文華蜀錦張。異域化為儒雅俗，遠民爭識校讐郎。才如夢得多為累，情似安仁久悼亡。下國難留金馬客，新詩傳與竹枝娘。典詞懸待修青史，諫草當來集皂囊。莫謂明《歐陽文忠公文集》作“平”時暫遷謫，便將纓足濯滄浪。”

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，其氣貌偉然，詩格奇峭，又工於書，筆畫遒勁，體兼顔、柳，為世所珍。余家嘗得南唐後主 澄心堂紙，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《籌筆驛詩》，詩，曼卿平生所自愛者，至今藏之，號為三絕，真余家寶也。曼卿卒後，其故人有見之者，云恍惚如夢中，言我今為鬼仙也，所主芙蓉城，欲呼故人往游，不得，忽然騎一素騾去如飛。其後又云，降于亳州一舉子家，又呼舉子去，不得，因留詩一篇與之。余亦畧記其一聯云：“鶯聲不逐春光老，花影長隨日脚流。”神仙事怪不可知，其詩頗類曼

卿平生語，舉子不能道也。

王建《霓裳詞》云：“ 弟子部中留一色，聽風聽水作《霓裳》。 ”《霓裳曲》，今教坊尚能作其聲，其舞則廢而不傳矣。人間又有《望瀛洲》、《獻仙音》二曲，云此其遺聲也。《霓裳曲》，前世傳記論說頗詳，不知“ 聽風聽水 ”為何事也？白樂天有《霓裳歌》甚詳，亦無“ 風水 ”之說，第記之，或有遺亡者爾。

龍圖趙學士趙師民，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。為人沈厚端默，羣居終日，似不能言。而於文章之外，詩思尤精，如“ 麥天晨氣潤，槐夏午陰清 ”，前世名流，皆所未到也。又如“ 曉鶯林外千聲囀，芳草階前一尺長 ”，殆不類其為人矣。

退之筆力，無施不可，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，故其詩曰：“ 多情懷酒伴，餘事作詩人 ”也。然其資談笑，助諧謔，叙人情，狀物態，一寓於詩，而曲盡其妙。此在雄文大手，固不足論，而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。蓋其得韻寬，則波瀾橫溢，泛入傍韻，乍還乍離，出入迴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，如《此日足可惜》之類是也。得韻窄，則不復傍出，而因難見巧，愈險愈奇，如《病中贈張十八》之類是也。余嘗與聖俞論此，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，通衢廣陌，縱橫馳逐，惟意所之。至於水曲蟻封，疾徐中節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聖俞戲曰：“ 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，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，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，豈非其拗強而然與？ ”坐客皆為之笑也。

自科場用賦取人，進士不復留意於詩，故絕無可稱者。惟天聖二年省試《采侯詩》，宋尚書 祁最擅場，其句有“ 色映堋雲爛，聲迎羽月遲一作馳“ 一作馳 ”三字原缺，據《叢書集成》本補。 ”，尤為京師傳誦，當時舉子目公為“ 宋采侯 ”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